



索马里，那些难忘的伤痛

► 裴广江

从世界地图上看，非洲大陆最东端的索马里半岛，如一把斧头扼守在红海至印度洋的出口。索马里正位于这斧头的尖角处。

自1991年1月西亚德政权被推翻后，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直到2005年1月才成立过渡联邦政府，2012年11月才结束政治过渡期，成立内战爆发21年来首个正式政府。三十年来，内战、冲突、海盗、恐怖袭击、饥荒、难民……索马里犹如和平发展的黑洞，在这里几乎能发现现代世界所有最令人头疼的治理难题。

虽然没去过索马里，但在非洲工作期间，这个位于“非洲之角”的国家，却是我关注最多的。一名埃塞俄比亚上尉参与打击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的经历，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组织在乌干达制造的血腥爆炸案，索马里难民因饥荒涌入肯尼亚境内的难民营……这些与索马里有关的伤痛，却是我亲耳所闻，亲眼所见。

埃塞上尉的“黑鹰时刻”

1993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美军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造成19名美国士兵阵亡，直接导致美国军事人员撤出索马里。以此为剧情的电影《黑鹰坠落》中惨烈的场景，至今仍令美国人心有余悸。在埃塞俄比亚上尉基弗莱的心中，也有一个“黑鹰时刻”。

“在索马里的一年多时间内，我的部队遭遇过8次伏击，最多的一次有183名士兵牺牲。”2010年2月，53岁的埃塞俄比亚退休上校基弗莱对我说。

基弗莱是我在埃塞俄比亚出差时的司机，中等身材，腰杆笔挺，目光坚毅，头发和胡子已经全白，脸上的皱纹写满了沧桑。在30年的军人生涯中，他参加过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边境战争，也当过联合国军事观察员，但没有哪一次经历比在索马里打击反政府武装“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战争更让他刻骨铭心。一天，为了表示对他的感谢，我请他在亚的斯亚贝巴吃晚餐。在餐厅昏暗的灯光中，他给我讲述了在索马里打击反政府武装的经历。

基弗莱说，“伊斯兰法院联盟”与“基地”组织有联系，几乎控制索马里全境，并宣称将要建立一个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伊斯兰国家，埃塞俄比亚因此决定出兵索马里。他早在2006年8月就开始在索马里境内搜集情报，埃塞俄比亚军队当年12月正式进入索马里。

“一开始我们并没有认识到这场战争将会有多么困难，但是当战斗真正打响的时候，我们发现根本找不到敌人的踪影。”基弗莱说，“‘伊斯兰法院联盟’的成员与平民混杂在一起，他们就躲在当地居民的家中。你很难区分谁是平民，谁是武装分子。”

裴广江，人民日报主任记者。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年2月至2012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南非分社、非洲中心分社记者。致力于从非洲人的视角报道非洲，足迹遍及十几个非洲国家。曾乘火车走完坦赞铁路、蒙内铁路、亚吉铁路全程，曾深入苏丹达尔富尔、南非祖鲁村、肯尼亚达布难民营采访。



2010年7月24日，基亚冬多橄榄球俱乐部，连环爆炸案后地上散落的鞋子。裴广江摄

这种困境让基弗莱率领的一个营在索马里遭受了巨大损失。在离摩加迪沙不远的一处茂密树林中，他们遭到50多名“伊斯兰法院联盟”武装分子的伏击。

“就在车队前进的时候，密集的枪声响了起来，走在前面的4辆满载士兵的卡车同时遭到了敌人的扫射，我们猝不及防，183名士兵在战斗中牺牲，但我们打死了全部53名敌人。”

“战争太残酷了，退休以后我一直不愿回想战斗场面，不想跟别人讲起在索马里的日子。就在那次伏击中，我最好的一个朋友牺牲了。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参军，简直可以说是亲兄弟。在离开我们之前，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照顾好我

的国家……还有我的亲人’。”基弗莱看着前方，语速缓慢，眼睛中闪烁着泪光：“那段时间实在太漫长了，我们不能好好休息，我的家人都在为我担心。”

基弗莱无法计算到底有多少他的士兵在敌人的伏击中牺牲，有的时候两三个，有的时候十来个，到2008年3月他们撤出索马里的時候，全营480名战士中有将近一半无法跟随他回国。

乌干达人不相信眼泪

2010年7月11日晚，南非世界杯闭幕式在约翰内斯堡西南部的足球城体育场举行。我下午很早就来到球场。南非总统曼德拉的出现，夏奇拉唱起南非世界杯主题曲《非

洲时刻》，狂热的西班牙和荷兰球迷，刺耳的“呜呜祖拉”……全世界球迷陶醉在欢乐之中。

然而，就是在那个晚上，在南非维多利亚湖畔的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发生了令人心碎的3起连环爆炸案，造成7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发生爆炸的埃塞俄比亚餐厅和基亚冬多橄榄球俱乐部，球迷们尝到的却是索马里反政府武装组织“伊斯兰青年运动”（又称“索马里青年党”，最初为“伊斯兰法院联盟”下属青年武装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苦果。这是该组织首次在索马里以外发动袭击。负责策划实施爆炸案的艾哈迈德称，他们的目标是美国人，因为美国扶持索过渡政府。

我本来就计划7月下旬到坎帕拉报道第十五届非盟首脑会议，所以在连环爆炸案发生后不到两周来到了现场。发生爆炸案的埃塞俄比亚餐厅大门紧闭，门口有警察巡逻。为了能够到餐厅内部看一看，我在现场打电话给乌干达警察部门，但未得到许可。在发生两次爆炸的基亚冬多橄榄球俱乐部，正好碰到俱乐部几十名成员举行爆炸案后的第一次集会并向遇难者致哀。

“爆炸发生后的前两天，我几乎什么都吃不下，什么也不想说。”连环爆炸案发生时，22岁的迈克尔正挤在俱乐部内的草坪上观看南非世界杯决赛，距离第一处爆炸点不

足10米。“爆炸威力很大，我能感觉到它的冲击，太突然了……很多人倒在地上，其他人向四处跑去。”

虽然爆炸已过去近两周，在几束献给遇难者的鲜花附近，还可以看到残留的不少炸弹碎片。远处的水沟旁，仍散落着惊慌失措逃离的人们跑丢的鞋子。二三十米外仓库的外墙上布满炸弹袭击留下的伤痕，一颗崭新的钉子因爆炸的冲击力已几乎全部嵌入墙内。

“虽然心里还有些害怕，但我们早晚会上克服它。”在爆炸中失去多位朋友的俱乐部主席乔纳森在接受我采访时，虽仍难掩痛苦的表情，但还是说“生活还要继续”。在另一侧的草坪上，十几名俱乐部成员临时开始了一场橄榄球赛，球场内传来欢快的笑声。再过两天，他们将正式开始新的训练。

那几天在坎帕拉采访，看到警方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措施。进入坎帕拉市区的大型宾馆、饭店和商场等，都需要对汽车进行全面检查，保安还会要求查验随身行李。从恩德培国际机场到坎帕拉市区，每隔50米就能看到警察以及荷枪实弹的军人。一对澳大利亚游客对我说，他们在街上步行，一天内遇到了3次抽检。

爆炸案刚发生时，乌干达政府设立的热线电话异常忙碌，许多人表示对安全感到担忧。但经过一周的全国哀悼，乌干达似乎已走出爆

炸阴影。坎帕拉街头喧闹依旧，购物者熙熙攘攘，摩托和面的出租车几乎要堵住整个街道。恰逢乌干达旅游旺季，国外游客络绎不绝，联系十几家市区内的宾馆也难订到一间房。坎帕拉附近的夜市，人们点着灯做生意，到午夜也不乏顾客。“一切都已过去，我们不会让它影响我们的生活。”出租车司机大卫对我说。

索马里难民家在何方

长年的战乱冲突，导致索马里人如非洲的吉卜赛人，流落到非洲乃至世界各地。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就有“索马里镇”。如今，肯尼亚、

埃及、埃塞俄比亚、吉布提、也门等国境内仍有索马里难民约100万人，其中30多万集中在肯尼亚的达达布难民营。

达达布是肯尼亚东部的一个小镇，距离索马里边境大约有70公里。2011年“东非之角”发生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达达布难民营难民激增，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那年7月我到达达布难民营采访，亲眼目睹了背井离乡的索马里难民的生活。

难民营中有温馨的一面。新到的难民从早来的难民那里得到帮助，搭起了一个个临时窝棚，这便是他



2011年7月29日，刚到达达布难民营的索马里难民。裴广江摄



2011年7月29日，达达布难民营，人们向两名走失的索马里儿童伸出援手。裴广江摄

们的新家。医院里，严重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母亲的怀抱中渐入梦乡，母亲的怀抱便是孩子的家。两个与父母走散的孩子哇哇大哭，周围的人围拢过来向他们伸出援手，大家的关怀止住了孩子们的哭泣，这关怀便是两个孩子暂时的心灵家园。

在难民营中也经常感受到家的温暖。采访中突然下起阵雨，我冒昧到临近的一顶帐篷内躲雨并继续工作。女主人穆斯利玛让出一片地方，让我席地而坐，全家人好奇地围坐在我旁边。雨滴吧嗒吧嗒地打在帐篷顶上，穆斯利玛默默地烧水，给我沏上一杯奶茶，立刻给我

一种如同回到家里的温馨。在刚刚做起小本生意的法图姆家，这位慈善的大娘硬是要求我免费尝尝她的奶茶，并从仅有的半袋点心里拿出一块塞给我。

达达布难民营内的温馨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关怀。在达达布镇上，联合国难民署、世界粮食计划署设有常驻机构，其他20多家国际组织也常年在这里帮助难民。正是在他们的安排下，一车车粮食、一顶顶帐篷从世界各地运来，维持着世界最大难民营的运转。

当然，达达布难民营远谈不上舒适。有的一家十几口人挤在一个

帐篷内，好几个帐篷才能有一个蹲位的厕所，一大片帐篷只能有一个取水点。帐篷外是阵阵尘土，帐篷内是蒸人的热气。

达达布难民营的生活之残酷，也是一般人想不到的。这里每天都有人因疾病而死去，每天都有瘦骨嶙峋的儿童和老人在与营养不良抗争。这里的很多人举目无亲，很多家庭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人们每分钟都在为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奔波、哀求。

但即使这样，谈起难民营中的生活，索马里难民却很满足，他们跟我说：这里没有战斗，生活比较平静，比索马里好多了。🌿